

河东河西



金盾文学奖得主作品

牛力军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河东河西

牛力军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河东河西 / 牛力军著. —4版.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7.2

ISBN 978-7-5387-5292-2

I. ①河… II. ①牛…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36817号

出品人 陈琛

产品总监 郭力家

责任编辑 王峰

装帧设计 黄龙

排版制作 隋淑凤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有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违者必究

河东河西

牛力军 著

出版发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部 / 0431-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 010-63108163

官方微博 / weibo.com / tlapress 天猫旗舰店 / sdwycbsgf.tmall.com

印刷 /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 710mm × 1000mm 1 / 16 字数 / 255千字 印张 / 16.5

版次 / 2017年2月第4版 印次 / 2017年2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25.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闲来闲扯（四版序）

那年夏天的那天晚上，我和陈琛先生茶饮，正天南海北地杂侃，他突然轻轻地冒出一句：你小子书卖得不错，我打算再版一次。就这样，警察三部曲之一的《河东河西》自2007年初版之后的第十个年头，又迎来了它的第四次出版，之二《派出所长》跟着第三次出版，之三的《刑警江湖》因为“出生”比较晚，第二次出版。

再版意味着原来书中的序言时过境迁，和当下环境、语境、心境相距甚远。遥想，仅《河东河西》，自己已经写了三个序了，现在再度执笔竟然不知说点什么才好。高朋指点迷津，要帮我约一位在全国文学界很有影响的大家为我做序，还可在书的腰封上写下某某强力推荐一类的话，既可以提高我的知名度，还可以增加销量。始觉可行，转瞬一想不可，论对本书的了解，没谁能超过作者各个儿，就像父母对自己孩子的熟悉（必须是亲生的）。找大家写，大家需要细读，细品，再拨冗写，这一竿子直奔下个猴年。通用之法是自己代大家写序，让大家润色署名，越想越觉得有点复杂，弃了初心，违了性情。至于某某推荐更是拉大旗做虎皮。联想到近来微信朋友圈，好多人在晒，在刷，据说刷的

是存在感，让朋友们别忘了还有这么个人，想来可笑，入心的不刷也存在，不入心的，刷也不存在。人、书皆如此。

美国电影《阿甘正传》中的阿甘有句话：要把上帝给你的恩赐发挥到极限。上帝给我的恩赐就是创作的欲望和灵魂。那就好好写吧！作家终归是要拿作品说话的！

作 者

2016年深秋

人生就是等待死亡的过程。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现实。只不过有的人这个过程长一些，有的人短一些而已。我的人生只走过了三十年，再有一个多小时，就将画上句号。我现在能做的事情就是等待死亡的来临。这恐怕是人世间最痛苦的等待了。回想我的人生历程，从学生到农民、到警察、到涉黑犯罪团伙的老大，最终到死囚，这是多么令人震惊的人生轨迹呀！

十分钟之前，省高法驳回了我和胡晓凯等四人的上诉，维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原判。这意味着我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只有一个多小时了。审判长的宣判不时地在我耳边回荡着，我几乎听到了远处渐渐驶来的死亡列车的轰鸣声。

被告人，何东，男，三十岁，被捕前系宜春市公安局城东分局刑警大队重案中队长。自一九九六年十月至一九九九年四月间，何东纠集胡晓凯（外号“眼镜蛇”）、张常五（外号“片刀”）、徐子国（外号“国子”）等“两劳”释放人员、无业人员，以发展“线人”、开办“据点”为幌子，组成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在宜春市作案二十九起，致死一人，致伤十九人，非法获得赃款折合人民币二百余万元。何东身为人民警察、刑警队长，为谋私利，置法律于不顾，私藏枪支，收取“保护费”，乱伤无辜，参与谋杀，介绍、容留、威逼妇女卖淫，严重扰乱了社会治安秩序……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何东死刑，剥夺政治

权利终身；以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以故意伤害罪、敲诈勒索罪……合并执行死刑。

胡晓凯、张常五、徐予国也被判死刑，其他十三名团伙成员都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到十五年。这个结果完全在我的意料之中。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宜春市第一个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并且有人命案的警察，在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我死刑后，我就没指望能改判。国家的法律政策是首恶必办。我不仅是首恶，还是警察，涉黑、涉黄、涉赌，执法犯法，不杀不足以弘扬正义，平息民愤。

我扫了几眼旁听席，来的人不少，还有不少熟悉的面孔。我的未婚妻孟可欣坐在第三排，她穿一身白色裙装，双眼红肿，像是在那祈祷。离她不远坐着的是潘越，原城东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大队长——我的顶头上司。对我的严重犯罪行为，他负有领导管理教育不力和失察的责任，引咎辞职。城东分局红石嘴派出所的所长孙洋也来了，他是我从警后的第二位师傅，事业上的引路人，助我飞黄腾达，对我恩重如山。但也是他，无意之中将我介绍给宜春黑道大哥陆文正，使我步入黑道，落得今日下场。孙洋的旁边坐着一位穿黑裙、戴墨镜的女人，是文萱——我生命中的第一个女人，也是我最爱的女人。在第四排，我还看到了康敏，城东分局重案中队的副中队长，我的搭档，犯罪心理学专家，也是我最佩服的女刑警。她曾经苦口婆心地劝我，提醒我，不要陷在新东方餐饮娱乐有限公司，不要掺和到经营娱乐场所及黄、赌之中，可我根本就没把她的话当回事。

宣判结束，法警把我们往外带的时候，徐予国挺不住了，几乎瘫在地上，一边哭，一边骂我：“何东，你坑死我了，我不该听你的话去杀人啊，我才二十七岁呀！我娘谁照顾啊！”徐予国是我的老乡、邻居。他本想进城跟我混出点名堂，谁知成了我的杀手、帮凶。

我没有理会他的喊叫。法警把我们带到审判庭旁边的小屋。法医过来，对准徐予国的后颈部打了一针。不一会儿，他就平静下来。我小时候听说死刑犯行刑前都挨一针不能说话的哑针，怕他们死前喊反革命口号，今天才知道给死刑犯打的是镇静剂。

其实组织、领导、参与黑社会性质的犯罪最高刑期是十年，没有死刑。如果我不逞一时之勇，安排胡晓凯、张常五和徐予国用枪杀死要跟我一争高低的宜春另一位黑道人物谭耀宗，我就能躲过这个死劫。

谭耀宗一九八二年开始在宜春混社会，经常组织流氓之间殴斗，是个颇有名气的老混混儿。一九八八年，他和十多个一起混的哥们上火车“蹬大轮”（黑话，多指歹徒专门在火车上盗、抢旅客财物），被称为“南下支队”。一次，在北京开往广州的列车上，“南下支队”的三四个人将软卧的一对双胞胎姐妹给轮奸了，并抢走了大量钱物。案子惊动了铁道部和公安部。公安部特别行动队和上海市公安局联手作战，历时两个月，将“南下支队”的成员一网打尽。谭耀宗为躲避追捕，从疾驰的列车上跳下，摔断了腿，被抓获。“南下支队”的人被法院毙了八个。谭耀宗被判刑十年，其腿折后没接好落下了残疾，走路一瘸一拐的，在狱中得了个“跛豪”的外号。一九九八年，他出狱回到宜春，为重振黑道雄风，他树起大旗，招兵买马。但他已不再像十年前那样出手作案了，而是以大哥的身份处理各派小流氓之间的纷争。还有一批小混混儿拜在他的门下，打着他的旗号到宜春的娱乐场所收保护费，向他进贡，听他调遣。后来，他的手下和我的弟兄在收保护费时发生冲突，打残了我一个好兄弟的腿。我派人找他谈，他根本不买账，还扬言说他出来混的时候，我还穿开裆裤呢。这分明是向我示威。我和谭耀宗在宜春黑道上都是人物，这人和事僵那了，谁都下不来这个台。要么他倒下，要么我倒下，我选择了先下手为强，杀死了他。原以为在我的地界杀人，由我这个重案中队长去破，不会出问题。然而世事难料，聪明反被聪明误，我把自己送上了通往刑场的囚车。

刑场到了，法警到了，子弹上膛。身边，风在吹，草在动；天上，云在飘，鸟在飞。我跪在地上，几乎能闻到黑土和青草的味道。这味道曾经是那么的熟悉。我即将与它们为伴了。我贪婪地呼吸着清新的空气，睁大眼睛看着无限留恋的大地、蓝天。人生能重来吗？如果能重来，我会怎样选择。说到选择，我不得不对“命运”两个字五体投地。如果没有那次神奇的车祸，我的人生轨迹也许将是面朝黑土背朝天。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边的一个屯子里，松花江自南向北流淌着。离屯不到五里，还有条东西走向的小河，名叫状元河。传说明清两代，屯里出了两个状元，故得此名。河边出才俊，江边多枭雄。江河纵横交错之地多是人才辈出，听屯里上年纪的人讲，我们屯风水好，出官。新中国成立以来，土生土长的本屯人干到县长的就有三个。七十年代，连到我们屯下乡的知青都沾了光，回城后有六个当上了厂长和处长。屯里有个风俗，住家在河东，死人葬在河西。我出生时，父亲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何家到他这代无声无响的，到我这代该发达了，就给我起了何东这个名字。

其实父亲在屯里并非无声无响，也算是能人，被乡亲们誉为“双枪将”，意思是说他有两手绝活。第一绝是做豆腐。东北的大豆，松花江的水，到了父亲的手里，就成了块大味正，远近闻名的何家豆腐。父亲做豆腐很辛苦，头天晚上把豆子泡上，第二天凌晨两点就得起来拉磨，过包，点卤水。父亲靠做豆腐虽没发家，但我家的日子过得还算殷实，供我和妹妹读书还是宽绰的。父亲的第二绝是吹唢呐。在农村，吹唢呐的人被叫作喇叭匠。前村后屯，谁家要是有个红白喜事，就会把父亲请去，好烟好酒好招待，让他给吹上一阵儿。

十八岁那年，我考上县里唯一的一所重点高中——一中。我们屯一共考上两个。父亲认为我给他和何家长了脸，整日喜气洋洋的，干得更来劲儿了。他说人生在世，光学习好不够，还需有一技之长。尤其农村孩子，多门手艺多条路。他利用放暑假的时间，教我做豆腐、吹唢呐。我前后只用三个多月就把这两样手艺学到手了。父亲说我聪明，悟性强，换别人，怎么也得一年半载的才能出徒。

我家离一中有四十多里路，天天跑不方便，我就在学校住宿。同寝室还住着三十多个像我这样的农村学生。大家的目的只有一个，考上大学，

出人头地。在同学中，我是最活泼，也是最爱闹，最能搞恶作剧的。每晚临睡前，同寝的同学们都喜欢侃大山。别看我们是学生，可侃的最多的竟是女人。那时，对爱情和女人懵懵懂懂，但十分向往。有天晚上，一个叫李兴家的同学说，一个好女人是本好书。我一听来了灵感，说一个好女人应是瓶好酒，并让大家以此为标准，按长相给我们班的女生，挨个起酒外号。众人冥思苦想，最终把外号起好了。长得好看一点的女生，被冠以西凤、竹叶青等名酒；长得一般的，差的，就是两块钱一瓶的苞米香、老高粱了；长得最差的丁莲竟被称为散装白酒，连商标都没混上。我们班最漂亮的女生叫沈晓凤，一米七左右的个，白皮肤，丹凤眼。男同学背地里都叫她校花。我们把五粮液放她头上了，以表示对她美貌的认可。

沈晓凤的父亲是县粮食局的局长。她家条件好，加上长得漂亮，造就了她高傲的性格。她很少和班里的男生来往。我在班里男生中长相算一流的，大高个，四方脸，面容清秀。我自以为配得上她，想碰碰这个冷美人。我们前后桌，我总找借钢笔或问问题之类的小借口和她搭话。她每次把我的借口应付完，多一句话都没有。怎么才能让这个大小姐动心呢？我想试探一下她对爱情的态度。就模仿李兴家的笔迹和口气给她写了封求爱信。谁知第二天，她竟把这封信贴到学校的墙报上，引来许多师生观看。李兴家不知是我写的，撕下信找老师评理。老师没有追究谁写的，只是在班里批评了这种做法，并讲了早恋的危害，让我们把心思用到学习上。通过这件事，我清醒地认识到以我当时的境况，想博得冷美人的好感是不太现实的，甚至会留下笑柄。

我那时痴迷于读书，看了许多名著，尤其喜爱司汤达的《红与黑》。我对书中主人公于连倍加赞赏和崇拜。他和我一样，都是农民的儿子，虽出身低微，但他并不卑贱，具有平民的反抗意识和个人进取的野心，为了能够飞黄腾达，摆脱贫穷的命运，不择手段，一往无前，虽然结局凄惨，但他奋斗的过程和精神鼓舞着我。我暗暗发誓，一定要好好学习，考上大学，光宗耀祖，娶个像沈晓凤那样的漂亮女人当老婆。然而，世事难料，就在我想通过考大学，做官来改变自己命运的时候，一场突变袭来，打碎了我所有的梦想，一度将我逼入了绝境。

我刚上高二那年，父亲得了尿毒症，花光了家里的积蓄，借了七千多块钱，病也没治好，撇下我们娘仨走了。父亲一死，母亲又病倒了。妹妹何多才十一岁。地没人种，豆腐坊撂荒了。我不得不终止学业，挺起何家的大梁。我想缓一缓，待家里境况好些，再去念书。无论多难，考大学这个念想儿不能断了。

当家后，我面临着两个问题：吃饭、还债。如果光种地，刚够吃饭的。要想还债，只有做豆腐卖。幸亏父亲有远见，教会我做豆腐的手艺。我像父亲那样，凌晨两点起床，钻进潮湿的豆腐房，一干就是三四个小时，望着一板板冒着热气的大豆腐，我仿佛看见一张张钞票躺在那，等着我去拿。可想不到的是，我做的豆腐卖不动。乡亲们信不着我的手艺。很快，外屯豆腐占了本屯的市场。屋漏偏逢连夜雨，债主们像约好了似的到我家讨债。无论我怎么恳求，都无济于事。我面对的是一张张毫无表情的脸，我第一次体会到世态炎凉。

想起父亲生前帮助过那么多人，可人一死，茶就凉了。望着病中的母亲和尚小的妹妹，我已无路可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善良是不当饭吃的。狼要是善良，就得饿死。要达到目的，就不择手段。要想把豆腐卖出去，就不能让外屯豆腐进入本屯。我想出一个办法，把邻居徐予国等七八个十四五岁的孩子找来，让他们以买豆腐为名，偷偷扎外屯豆腐车的车胎。扎一次，我给五毛钱。一连扎了八回，外屯卖豆腐的少来了不少，可仍有来的。我弄了点巴豆，熬好了，抽进注射器，趁外屯卖豆腐的不注意，将巴豆汤打进豆腐桶。结果本屯买外屯豆腐吃的都拉了肚子，有的拉了好几天。我借机散风说，外屯人心眼坏，用发霉的陈豆子做豆腐，专卖外屯人。此事一传出，本屯人不再买外屯豆腐了。何家豆腐又火了起来。

农民忙活一年，就盼着年关卖粮挣点钱。卖粮中最重要的一环是检

斤验等。一等玉米的价钱是二等、三等玉米不能比的。一九九〇年是马年，俗话说，牛马年，好种田。那年风调雨顺，再加上我勤快，我家的玉米粒大饱满水分少，内行人一看就知道是一等玉米。春节前的一天，我兴高采烈地赶着马车，拉着全家人的希望往粮库送粮。去之前，屯里的娄二叔让我买两盒好烟，验粮前给粮库的化验员塞兜里。我没听，也不信那个邪。我寻思凭本事吃饭，靠质量卖钱，就我家的玉米，想给二等都难。让我想不到的是，化验员是个揩油高手，不给好处，玉米等级就上不去。他见我不懂规矩，没说话，用验粮杆子往麻袋里一捅，将抽出的玉米倒在木盘上，看了看，又拿起两粒放在嘴里，嚼了嚼说：“三等。”

“什么？三等？这玉米三等？重新验，我不服。”我的火气一下就上来了。“不服？粮库是你家开的？你想重验就重验。后面排大队呢，我没那工夫，滚一边去。”化验员用杆子扒拉我说。我上前拽住他的衣领，不让他走。他到粮库外喊来一帮小流氓，打得我满脸是血。我本想忍了算了，怕母亲知道我挨打着急，再犯病，可又咽不下这口气。这一差就是几百块呀！因为这钱既要还债，还要过年。我还答应妹妹给她买套新衣服呢！这么一来，还咋过年啊？我咬了咬牙，忽然有了主意，非得把一等玉米的钱拿到手。我让徐予国到我家把喇叭拿来，又打听到化验员的家。天一黑，我就在他家的柴火堆边上，冲他家的门吹吊丧曲。他家一出来人，我就跑。我连吹三天，把化验员父亲的心脏病吹犯了。他父亲骂他在外面干了缺德事，败坏门风。化验员服软了。他可以找流氓揍我，但他架不住这种折腾。他托人找到我，给我的单子改成一等。我终于拿到一等玉米的钱。不少受过化验员气的老农见我就竖大拇指，说我给大伙出了气。后来，县里一个流氓头听说这事，认为我挺有一套，找我跟他们干。我没去。我不想当流氓，想上大学。

4

距我们屯西头二百米远的地方，有一条连接宜春到滨市的国家级公

路。榆树林就位于国道边的一个小高坡上。说是林子，其实不过是七八棵大榆树长得比较高，挨得比较近而已。夏天的时候，翠绿的叶子在空中搭在一起，遮住一片天。树下成了好大一片阴凉地。屯里人干活累了，都愿到树下歇息乘凉。人聚多了，侃大山、吹牛皮的也就多了。尤其那些在宜春打过工的回来，说起城里男女间的花花事，能让我们这些没见过啥场面的乡巴佬笑破肚皮。有一次，邢二哥给我们讲了他家二嫂在宜春给一对小夫妻当保姆时遇到的尴尬事。小夫妻住的是二层别墅。有天晚上，二嫂刚要睡，忽听楼上传来女主人的呼喊声：“饶命啊！快点，我不行了。”二嫂以为女主人病了，赶忙上楼打开房门，原来是小两口正在干那事，臊得二嫂恨不能钻地板缝里。在宜春当保安的二愣子说，城里人都玩疯了，竟在汽车里干那事，弄得车直呼扇，他还以为车出毛病了呢。这是我第一次听荤段子，乐过之后想，啥时能过上那样的日子。农村人叫活着，城里人那才叫生活。

一九九一年夏天的一个中午，我浇完地，来到榆树林乘凉。巧得很，树下空无一人，只有几个石凳子孤零零的在那。我望着公路上来来往往的汽车，再看看不远处我家的玉米地，想爹去世快两年了，家里的债还剩三千。等来年债还清了，我就去复读，一定要考上大学，上宜春念书去，指望这玉米地光宗耀祖根本不可能。我脱下小褂，铺在石凳上，躺下眯一会儿。刚睡着，就听一声闷响，我一下就醒了，我往响处一看，原来一辆黑色轿车撞到道边的大树上。我连小褂都没穿，光着上身，直奔出事的地方。我是第一个到达现场的。车的前身冒着热气，已变了形，和树粘在了一起。司机趴在方向盘上不动，看样子已没了气。副驾驶的窗户已碎了，座位上坐着个穿护士服的正在呻吟着的女子。血从她的鼻子、嘴里流出来。我刚要去救她，忽听车后排有人发出很弱的“救命”声。我向后一看，一个满脸是血的老太太望着我。老人的脸好慈祥，好像在哪见过。她的眼神告诉我，她很痛苦，让我救她。当时自己都不知咋想的，没去救女护士，而是费力地打开后车门，把老人抱下车。我光着膀子在公路上拦车，想送老人上医院，可车都不停。我急中生智，把老人横放在公路中间，啥车也别想过去。一辆哈尔滨市的小轿车停了下来，拉着我和老太太直奔宜春。

车到了宜春医大一院。我把老人送进了急救室。老人还清醒，告诉我一个电话号，让我找她儿子。此时的我光着膀子，身上除了汗就是血，没个人样，上哪打电话呀？我把救人的过程跟一个岁数挺大的医生讲了。他帮我打通了老人儿子的电话。

这个电话的神奇作用是我想不到的。不到二十分钟，急救室外至少来了三十人。其中一个四十多岁的男子找到主治医生，并在手术单上签了字。听他说话的口气，知道他就是受伤老人的儿子。当医生告诉他是我把他母亲送到医院时，他有些激动地来到我面前，握住我带血的手，连连称谢。

这时，那些一同来的人将他围住，争先恐后地问候着。其中两个人以汇报的口吻说：“郑副书记，市交警支队、市医院的人都去现场了，现场情况一会儿就能知道了。”

“郑副书记，我是本院的院长许春光。正在给老太太主刀的是本院的技术权威。您放心吧，看样子问题不大。”

“谢谢，您忙吧！不要兴师动众的。我母亲和其他患者一样，没啥特殊的，全力抢救就行。”郑副书记对许院长说。许院长不停地点着头，脚未挪半步。

郑副书记拿过一把椅子，刚坐下，又一批干部模样的人进来了。他们像自己的母亲进了手术室那般焦急，围着郑副书记说着什么。郑副书记对身边的一个小伙子说：“小秦，怎么来这么多人？你告诉的？”“不是，大伙正开会，听到信儿就都来了。”小秦低声回答。“你留下就行了，让他们都回去，正常工作，影响多不好！”听了郑副书记的话，来的人都回去了。

郑副书记？多大官呀？怎么他母亲遇到车祸，竟有这么多人关心，跑前跑后的。连医院的院长都寸步不离地守候着。我们村也有书记，这个郑副书记和村书记差别有多大呢？

两个半小时过去了，手术室的门开了。一个满脸是汗的老教授出来了，他说老太太已脱离了生命危险，幸亏送医院及时，再晚十分钟，老人就没命了。

教授的这几句话，让郑副书记又望了我一眼。就是这一眼，彻底转变

了我的命运。他让小秦带我去洗澡，买套干净衣服，把我送回家。小秦告诉我，郑副书记叫郑红生，是省委的第三把手。他的母亲叫王秀荣，是在去哈尔滨看望老同事的路上出的事。司机和副驾驶位置的女孩儿都死了。那个女孩儿是市医院的护士。

5

我救人的事在屯里传开了，许多人听说我救的是一个大官的母亲，都问我大官赏了我多少钱。当我说就领我洗了个澡，买了件衬衫时，乡亲们都说我太傻，咋不多要点钱。我妈说救人是应该的。如果见死不救，人的心灵会一辈子不安。我记着妈的话，没把这事放在心上，照样侍弄我的地，做我的豆腐。

一个月后的一天早晨，小秦坐着奥迪轿车找到我家。他说被我救的老太太当天出院，要见我。我跟妈打了个招呼，上了奥迪，直奔宜春。这一走，就结束了我面朝黑土背朝天的日子。

我和小秦走进病房时，屋里人不少。郑副书记见我进来，起身和我握了一下手，把我领到老太太跟前说：“妈，他就是救你的农村孩子。”

老人握着我的手，满脸慈祥，眼角有些湿润。

“哎，都快七十的人了，没也就没了，就是有点舍不得我那宝贝孙女。你救了我，就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得好好谢你。这孩子又高又膀，长得也漂亮，给我做干儿子吧！”

没等我回答。病房里的人都羡慕地说：“小子好福气，有这干妈可妥了。”能认省委副书记的母亲做干妈，我们屯谁家也没有这么大官的亲戚啊！有这靠山，看谁还敢小瞧我家。

“来时我妈说了，救人是积德行善，换谁都能那么做。认亲行，那我就叫您一声干妈吧！”说完，我给老太太鞠了一个躬。老太太让我到她家住一段，帮她康复，我答应了。

在宜春，最有名的居住地要数锦江区的阳光路了。因为新中国成立以

来，很多高级干部都在此居住。郑副书记的母亲就住在阳光路北侧一座独楼里。我走进郑家方知，老太太绝非子贵母荣。她一九四三年参加革命，两年后任宜春市委的组织科长，第二年与时任四野团长的郑铁结了婚。郑红生一岁时，郑铁在一次剿匪战斗中牺牲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她历任宜春市委组织部长、市委副书记。“文革”中受到冲击，被投进监狱。“文革”后官复原职，一年前在省政协副主席的岗位上离休。凭着烈士子女的头衔和老太太的教诲，郑红生根红苗壮，茁壮成长，大学毕业后，受母亲牵连，下乡务农。“文革”后，他随母亲落实政策，进入政府机关，并从副区长干起，直到省委副书记的位子。郑红生有个女儿，叫郑文萱，在上海复旦大学读大三。妻子王璐在宜春市医院当医生。郑副书记另有住房，阳光路的房子只有老太太和保姆王姨居住。

住进郑家大小六个房间的小楼，我既兴奋，又惶恐，非常小心，生怕哪件事做错了，让老太太反感。可干妈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高贵，她吃的简单，说话随和，有时土的和我亲妈一样。她非常喜欢听我讲农村的小事，那些张家狗咬李家鸡的家常让老人乐得合不上嘴。在老人家一住就是一个月，我有点想家了，想回乡下看看妈和妹，可又不知干妈怎么安排的，不敢开这个口。后来，我把心事跟王姨说了，王姨也是农村人，很实在，她说：

“你救了老太太后，郑副书记打算给你一笔钱作为报答。可老太太说，你在救大姑娘还是救老太太之间选择了老太太，足以看出你正派、朴实。她认定你们有缘分，不想给你俩钱拉倒，而是要把你的户口办进宜春，再帮你找个好工作，彻底改变你的命运。”

啊！我恍然大悟，没想到救人时的一念之差竟会有这样的结果。我不知道老太太会帮我找个什么样的工作。我寻思能把户口转到宜春，让我从农民变成市民，再找个班上就行了。老太太好像看出了我的心事，一天晚上，她把我叫到客厅说：“你的事有谱了。以红生的想法，原打算让你去外贸，学做买卖，又怕你农村孩子适应不了商场。正好宜春市公安局招考巡警，我觉得你当个警察也挺好，早涝保收，一年连衣服都不用买。还有一个多月考试，你不是念过高中吗，我给你找个补习老师，你再加把劲儿，只要考分够了，没问题。”

和豪华、舒适的奥迪相比，宜春通往乡下的长途客车就像一头气喘吁吁，负重而行的老黄牛。如果没有四个轮子，客车简直就是在爬行。车内前排挨窗户的位置坐着一个年轻的警察，他一身崭新的警服，挺拔的脊梁，一双炯亮的眼睛盯着窗外。公路两边是一望无际的玉米地，那一棵棵高大的玉米秆就像列队的士兵接受着首长的检阅。天虽热，但警帽仍端正地戴在他的头上。

这个警察就是我。世事沧桑，人生多变。半年前还在乡下种庄稼、做豆腐的我，如今已是宜春市公安局的巡警。

宜春招巡警的公告贴出后，竟有八百多人报考，竞争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当我到招考办报名时，竟被当场拒绝了，就因为我是农村户口。干妈让我不用急，她坐在沙发上打了两个电话就把我的户口办进了宜春。当我连闯考试关、政审关，满以为大功告成时，新的麻烦又来了。进录取线的人都不是善茬，都有关系都找人。招生领导接到的条子一把一把的。干妈深知招生幕后说道多，她让小秦跑了两趟，终于使我铁板钉钉地成为一百人中的一个。这次招考让我见识到竞争的残酷，远远超过我和外屯卖豆腐的竞争。

从住进干妈家，到当上警察，我已经四个多月没回家了。趁巡警大队还没正式上班，我跟干妈提出回家看看，干妈同意了，她知道我家还欠三千块的债，给我拿了五千块钱。我跟她厮巴，她瞪着眼睛把钱塞进我的兜里。

我下了长途客车，进了屯，走进我家小院时，妈和小妹正在园子里择豆角。

“妈，小妹。”我声音有些哽咽地跑过去，跪在妈的脚下，抱着她的腿，哭了起来。我哭的那么放肆、痛快，发泄着父亲去世两年多来的艰辛和苦难。妈和妹也哭了。一家人的泪水融在一起，包含着太多的内容，有